

新報人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

十二月號

04

2014-15 年度
第四期

劉夢熊

專訪

中央
誤判港情

一書兩冊

財經新聞專業學生刊物
新報人財經

P.6-9

九大問卷調查：

七成 **大學生** 不願當 **警**



封面故事

中央誤判港情 劉夢熊專訪

P.3-5

新聞專題

九大問卷調查：
七成大學生不願當警

P.6-9



退休輔警對佔中的矛盾告白

P.10-11

雨傘背後的情緒紅燈

P.12-13

教育

不在教室 而在教育
——在銅鑼灣街頭上的課

P.14-15

環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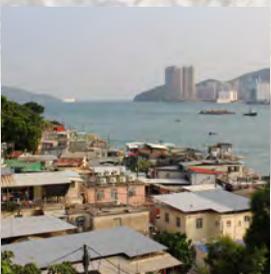
綠色「佔鐘」 集「廢」製寶

P.16-17

新聞專題

政府零監管
寮屋變豪宅 六萬元有找

P.18-20



歧視條例藏「魔鬼」細節？
修訂無助解決中港矛盾

P.21-23

文化

香氣藝術心體驗

P.24-25



從英軍到新「香港人」
——佐敦小尼泊爾社區

P.26-27

教育

倡加私立學位 資助民間課程
智障生缺專上教育限發展

P.28-29

環保

價值再現—「Upcycling」

P.30-31

體育

上山奪寶戰 雙腳走出香港

P.32-33



香港女棒,十年終嘗一小勝

P.34-35

中央誤判港情

劉夢熊

專訪

專訪當日的天色跟香港現今政治氣候

一樣，滿佈陰霾。

劉夢熊的辦公室沒有豪華裝潢，只有窗邊的兩盆植物、幾箱文件、一幀兩中全會與習近平握手的照片，以及牆邊晾着一幅未掛起的山水畫。

眼前這位前政協，擁有一顆強烈愛國心、曾誓言要與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同接受測謊機測試的他，在離開政壇後，卻不甘離開時政。他挪開桌上寫到一半的稿紙，清空一片空間，又開始娓娓而談，談政局、談經歷、談自己……

衝擊立會令民意逆向

劉夢熊認為11月19日凌晨，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做法非常不智，不但抹黑了整場佔領運動，更讓港人對佔中更為反感，令運動處於不利的道德位置。他指政府過去一直採取「拖字決」的做法，令民意慢慢逆向。但隨著法庭頒佈金鐘及旺角佔領區的禁制令，示威者背負的非法集結罪名，再加上刑事毀壞，將令警方的清場行動更出師有名，「他們執法的權力亦成為清場的尚方寶劍，若佔領者不依從禁制令，或可能干犯藐視法庭罪，對佔領者更不利。我預計短時間內警方將乘勢加快清場力度」。

但劉強調，佔中與爭取普選沒有直接關係，「佔領為民主，移師為民生。即使佔領運動結束，各種不合作活動亦會相繼出現，泛民亦肯定會阻止政改方案在議會中通過」。



「人大明明是政改的總裁判，為何在二部曲就落場做運動員，要在立法會被紅牌趕出場自取其辱？」

—— 劉夢熊



學生空有熱誠 不解國情

劉夢熊欣賞學生滿腔熱血，但認為他們仍有欠缺，「年青人追求民主的熱情難能可貴，但他們不懂歷史，不了解國情」。他批評學聯和學民思潮未能抽絲剝繭，沒有放大和宣傳「八·三一」在法理上的荒謬，因此未能吸納大多數不知其所以然的市民。他指責學聯和政改三人組對話時，沒有指出人大決定的謬論，直言：「如果我有份參與對話，我保證能夠秒殺林鄭！我只需用一句話——『《基本法》有沒有授權人大在政改三部曲前作出決定？』她當堂就啞口結舌了，對不？」

（另一方面，學聯於11月15日上京尋求與領導人對話，但卻於出境時，被指回鄉證被註銷。）劉表示：「學聯無可能可以與中央高層見面！中央認為佔中是犯法、甚至定性為顏色革命，怎可能讓你見國家領導人？就算入到境亦會被遞解出境，不會有任何效果。」

劉：公投「荒謬、幼稚、無效」

當天，特首夫人梁唐青儀點名批評蔡子強「無知、冷血、涼薄」；今天，劉夢熊以「荒謬、幼稚、無效」來形容立法會議員「辭職公投」計劃，堅定地表示這等同「政治自殺」。他指2010年的「五區公投」投票率低，被炮轟浪費公帑，認為一旦再公投，可能令民主派更為難堪，「泛民的唯一籌碼，就是佔據立法會的關鍵少數票，擁有對重要法案的否決

佔中須佔心 爭全民共識

人大的「八·三一」決定催化佔中，劉夢熊在訪問中不時點出方案的致命傷，「人大明明是政改的總裁判，為何在二部曲就落場做運動員，要在立法會被紅牌趕出場自取其辱？」他指《基本法》列明特首及2007年以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報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但不影響法律的生效。可是由2004年人大釋法到「八·三一」決定，由「備案」變「確定」，最後更轉成「決定」。他形容此舉是「橫空出世、無中生有、於法無據」，不解中央的做法。

劉夢熊是罕有的一個持反佔中立場，卻贏得街頭群眾歡呼的公眾人士。他雖然批評佔中者「佔領了馬路，佔領不了民心」，卻贊同佔中爭取真普選的理念。他認為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是「搵食行先」，佔中模糊了運動焦點，造成反效果，「市民接受冤有頭債有主，現在又不是金鐘、旺

角的馬路使用者及小商戶搞『八·三一』決定，佔中卻令他們手停口停。未見其利，先蒙其害。」劉理解部分人爭取民主治港三十年，卻不得要領，於是「逼上梁山搞佔中」。但他指爭取民主的過程漫長而艱鉅，不能一蹴而就，「三十年也爭取不了的民主，難道一個佔中就爭取到？」

劉認為佔中的意義在於喚起民眾，現時運動已獲得全港、中央及國際的關注。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人士應移師到金鐘，要求政府讓出添馬公園或公民廣場，繼續「和平、理性、非暴力」地集會，還路於民才能令民主運動持續發展。他亦建議佔領人士在全港設街站和「洗樓」，讓市民認識人大方案的錯誤、佔中的起因及責任誰屬，「我猜佔領區有七千人，五人一組可組成一千多個小分隊，宣傳力度怎樣也比幾百個反佔中街站強吧？」他認為，當全民有「『八·三一』決定是違反《基本法》」的共識後，支持人大決定的建制派便會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票債票償」。



■辦公室的窗邊放一個金色相框，正是兩年前劉夢熊跟習近平握手的照片，當時被外界視為中央挺梁的祝福。（潘希橋攝）

權。一旦五位民主派議員請辭，出席的全體議員將不足三分之一。如果全體議員的定義改為不包括他們，政府可馬上通過各種法案，甚至修改議事規則，將部分曾犯法的議員踢出局，民主派議員分分鐘買少見少。按同樣邏輯，政府甚至可趁這空檔，通過政改方案。

要結束佔中，劉認為兩全其美的辦法，就是梁振英主動將責任「攬上身」，更形容這是他的「歷史機會」，「他應拿出氣魄承擔責任，承認提交人大的報告有偏差，重新交一份符合民意和《基本法》的補充報告。如此一來，民怨可以平息，人大的管治威信亦不會受損」。

左傾思想 中央到港「勢成騎虎」

觀乎近年中央對港施政，劉夢熊認為政策的自由度毫無疑問被收窄，而當中主要歸咎於左傾的政權誤判香港形勢，「從兩個不否定到七不講、批判憲政，再到政制白皮書，這些『左』的取態蔓延到香港」。他以政制白皮書為例，認為《白皮書》重新定義一國兩制，中央對港行使直接管治權，「甚麼是直接管治？有了你（中央）的直接管治，又何來港人自治、高度自治？」

劉直批《白皮書》公然背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治港原則，與當年鄧小平的對港方針相差「十萬八千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憑甚麼解釋《基本法》？《白皮書》提及中央有九樣權，如直接管治權、對特首有直接指令權等，這些權《基本法》沒有、聯合聲明沒有、中央對港方針十二條裡也沒有。你只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何來釋法權？」他重申中央應堅持一國兩制，尊重兩制差異。

劉以「勢成騎虎」形容現時中央對港的態度，認為中國治港手段若過分強硬，將直接影響兩岸統一的大業，「鄧小平當年將香港和台灣問題放在一起，台灣人看着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一國兩制一旦做得不好，將直接減低對台灣的感召力，因此中央現在是投鼠忌器」。

既然中央誤判港情，又會否趁機加快二十三條立法？劉笑言：「他們恨不得明天就立法，但現在還是不敢放進議事日程。」他指泛民仍把握立法會的關鍵少數票，現時重提二十三條，勢必增加建制派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包袱。除非建制派在下一屆選舉奪取更多議席，或泛民真的參與「五區公投」，減少自己的席位，否則現階段不會加快二十三條立法的步伐。

梁令人感動 唐只講紅酒

劉夢熊為人認識的，除了擁有一顆愛國愛港心，還有「前頭號梁粉」的稱號。當他訴說與梁振英的往事時，仍能清楚說出每件事發生的年、月、日。

1996年保釣烈士陳毓祥悼念晚會上，梁主動上前結識劉，他對梁的第一印象是「禮賢下士」。2010年3月，梁向他表示有意參選特首，特意找他商量競選對策。至於唐英年？他笑指「He is too late」，因唐一年後才相約他吃飯。席間唐只講紅酒，不談政事，不好紅酒的他感覺無聊，「有酒就飲，有錢就搵，這樣的人怎會是做特首的材料？」這種想法令他「挺梁之心」更為堅定。

2010年梁振英出席劉與太太的結婚紀念晚宴，外面正下傾盆大雨。梁在第三道菜時，通知劉要趕回家清理天台積水，豈料到第六道菜時

又馬上趕回來，此事令劉夢熊非常感動。但後來經過泛民「敵我矛盾論」、保釣、光復上水及國民教育的分歧後，兩人情誼不再，交惡收場。他憶述：「許多人包括政壇元老提醒我不要撐梁，但我仍義無反顧。結果梁振英如何對我，世人有目共睹。」他以乾笑聲作結。

人生後半場 絕不言退

當年劉夢熊在趙連海事件後人氣急升，但堅持不參加立法會，「我當年還是全國政協委員，不希望言論受限制，是是是，非其非，所以拒絕擔任」。他直言很多市民都叫他參選下屆立法會議員，他稱還要考慮，會視乎香港的局勢而決定。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他今年六十六歲，到「耳順」的階段才大變身，從親建制變成親民主，「離開政協是好事，注入正能量，現在可以暢所欲言，沒有約束」，他笑說。

劉既是上市公司副主席，又當過政協，雖歷經風浪，但如今依舊能在辦公室裡眺望海景；雖不喜愛紅酒，但穿梭於報章電台間卻不失「把酒當歌」的風範。少年時矢言將來要「威」要「水」的他，如今目標達到了嗎？他毫不猶豫地說：「我對自己是高目標、嚴要求，還未想退下來。」如何評價自己？「目前仍太早，等蓋棺才定論吧」。當年氣焰今天依舊，飲過廉署咖啡的劉夢熊，依舊風騷。

後記

很多人對劉夢熊的印象是法庭門外念詩，語不驚人死不休。但在他侃侃而談的同時，想法和見解都很有歷史根底，每一段歷史時空都能隨口而出，記憶比不少年輕人還要好。正當他在訪問中說個興起之際，太太來電依然第一時間接聽，輕聲地約吃飯、買戲票，與鏡頭前盛氣凌人、字字鏗鏘的形象大相逕庭。



九大問卷調查

七成大學生不願當警

佔領運動至今持續個多月，警方在事件的處理手法一直受到批評，尤以「928」施放催淚彈的決定為甚。不少市民認為警員對示威者施以過份武力，但亦有團體支持警方執法。本報在九間大學進行警隊形象調查，結果顯示經過個多月的佔領運動後，大學生對警方的滿意程度大跌，過半人傾向不信任警隊，更有逾八成半大學生不滿警方在佔領運動中施放催淚彈的做法。



■有人質疑警隊在處理佔領運動的手法有問題。(鄭子峰攝)



■警隊用警棍驅趕欲重奪旺角的民眾。(鄭子峰攝)

逾六成三大學生不信任警方

乘着雨傘運動滿月之際，本報在10月27日至31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923名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學院及樹仁大學的大學生，了解他們對警方在佔領運動中執行職務的評價。

結果顯示，以10分為非常滿意、0分為非常不滿意、5分為一半一半，受訪學生對警方的滿意度由佔領前的平均6.2分，急跌至現時的3.5分。其中近七成受訪者對警方感到不滿意，給予0-4分。此外，受訪者對警方的信任程度，以10分為非常信任、0分為非常不信任，平均僅得3.8分，有逾六成三受訪者不信任警方，給予0-4分。就讀科大工程學院二年級的夏同學表示，因曾親眼目睹警方在未有警示的情況下衝擊示威者，加上有女性朋友被警察在混亂中非禮，故極不信任、極不滿意警方。「我沒想過警察真的『咁狼死』放催淚彈。」

浸會大學政治及公共關係學助理教授黃偉國博士認為，青年人以至市民對警方手法不滿非一朝一夕的事。他舉例，2011年時任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到訪香港，學聯成員李成康在李克強到港時，被警方圍困後樓梯近40分鐘、麗港城有一名穿上「平反六四」上衣的男子遭便衣警員強行抬走及警方阻止記者採訪的「黑影論」，輿論嘩然。他形容，警方形象近年來屢受衝擊，特別自梁振英上任後，但也高興有市民願意站出來，對

抗警權過大問題。

「用橡膠子彈先係國際標準」

此外，調查結果亦顯示，有八成半受訪學生認為警方施放催淚彈的手法不恰當，有近八成學生認為警方在佔領運動時整體手法不恰當。（見圖表）浸大工商管理學院一年級生黃同學認為，警方處理示威者時施放催淚彈、暗角打人等行動為手法，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為此感到氣忿及不滿。

不過香港警務處退役同僚協會特邀委員何明新指，警方的處理手法絕無問題，他稱與英美等國家警隊使用的武力比較，香港警隊已經非常克制，「示威者使用武器的程度更加利害，用那些拆爛了的鐵馬，用竹，用遮，而警察只係使用胡椒噴霧，是不對等。」他又指警隊處理佔領運動「完全符合守則，但不恰當，不恰當在使用的武力水平太低」。他認為，示威者用攻擊性的雨傘衝擊防線，警隊按理說應使用高層次武力，如橡膠子彈、布袋彈等，更指「用橡膠子彈先係國際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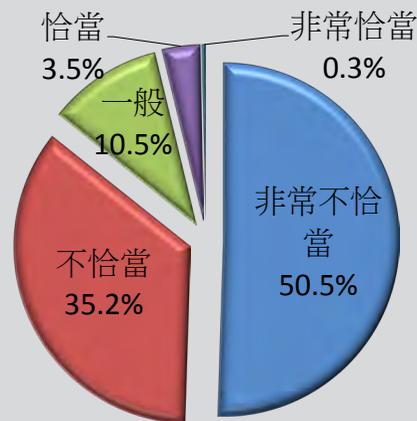
黃偉國則認為，警方任何時間都只可以使用最低武力，「只有對付暴徒，先可以使用暴力，亦只可以係適當的武力」，否則有關警員不單會受到紀律聆訊，更有機會負上刑事責任。香港的示威者沒有手持武器，只是搬鐵馬防衛，不應受到此等對待，「絕對不是七個打一個，或在有關人士已經被捕的情況下使用武力。」

九大問卷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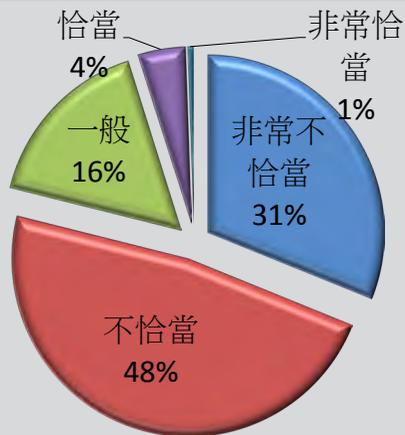
受訪者：923

院校：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學院、樹仁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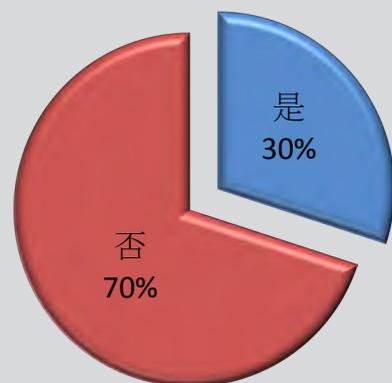
你認為警方處理佔領運動時施放催淚彈的做法是否恰當？



整體而言，你認為警方在佔領行動的處理手法是否恰當？



現時有否計劃將來投身 / 再次投身警隊？*



* 受訪者為一成二曾表示有興趣加入警隊的大學生



■ 警隊在佔領運動的處理手法惹來不少大學生不滿。（鄭子峰攝）



■有近七成受訪的大學生認為，警方偏向政治不中立。（鄭子峰攝）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區美寶認為，既然集會是和平進行，警方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對付示威者是濫用市民授予的執法權。她希望警方公開武力使用的準則，「他一定要按比例，不是武器放在他們面前ABC餐，想用哪種就哪種。警方一定要告訴人們知道按一個什麼情況和比例去用武力」。

警方回應本報查詢指，警隊一直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態度依法辦事，會視乎實際情況，評估風險，行使最低武力，當行使武力而達到其目的時，會停止使用。



■黃偉國認為，青年人以至市民對警方手法不滿非一朝一夕的事。（麥智軒攝）

大學生轉軌 拒投身警隊

上月初警方決定暫停到本地各大學舉辦招募講座，因負責的人手已調配至分派及運送膳食予佔領區的前線警員。警方指取消的只是宣傳計劃，



■何明新認為，警隊處理佔中的手法絕無問題，甚至與歐英美等國家相比，已算克制。（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招募計劃則不受影響。不過佔領運動發展至今，警隊形象變差使不少欲投考警察的大學生有所顧慮。本報問卷調查發現，近一成二受訪者在佔領運動前曾有意加入警隊，惟其中近七成現已「轉軌」。

黃偉國分析，佔領運動顯示出警權過大，甚或漠視及侵犯了人權。一直以來，年青人大多對警察的角色認識不多，認為只是「薪高糧準」的一份職業。但佔領令他們明白警隊的職責是除暴安良、維護法治，卻又同時親身認識到警隊對示威者的人敵視和對人權的漠視，故對警隊失望。

就讀科大的席同學認為，佔領運動前認為當警察福利好薪酬高，故計劃畢業後加入警隊。親身參與佔領運動後，他覺得警察只懂聽從命令，無個人思想，故放棄投身警隊。「我可

以放棄福利和高人工，但我需要表達的權利。」他更表示「我知道警察不一定是正義，但沒想過可以連自由意志和良知都沒有。」

何明新卻不擔心警隊招募人手會遇到困難，他反指每次社會運動後會吸引更多投考警隊，「因為真的看到警察做得好，在2005年世貿會議之後，見到人對警察的印象變好，投考警隊的大學生是更多。」

警隊能政治中立？

警隊內部有指引，訂明警員須保持政治中立。惟警方在處理佔領與反佔領人士之間的衝突，以及對付示威者的手法備受公眾質疑。有近七成受訪的大學生認為，警方偏向政治不中立。曾留守佔領區，浸大陳同學表示，自己原本覺得警察專業、有紀律，但經過今次佔領運動，覺得他們思想片面。他憶述，有警察批評示威者「做乞衣好光榮」，陳同學覺得警方不尊重示威者，忽略示威者的動機。

黃偉國表示，警隊的執法權是政權給予，在一個不民主的政權執法，要保持執法的公正是頗困難的任務。黃指警隊行動無可能沒政治考慮，因所有行動皆有政治後果，就如警隊在佔領行動持續幾十日來仍未清場，就是怕清場反會激發更多民眾上街。但警隊為求方便執政者而配合其指令，以致行動不符合市民期望及要求，成

為政治工具，用以打壓示威、及異見。

他憶述自己到警察學院主持講座時，警員對政局分析、人權議題毫不起勁，當一提到示威者就會「將自己的偏見不斷講」，結果引致近年來警隊形象大插水。他質疑，如果「暗角打鑊」的是李嘉誠，涉事七警「早就溶左」。

何明新則認為警隊絕對政治中立，即使香港警務處隸屬保安局，但保安局只能調動其資源，不能控制前線工作。而且警務處處長會與保安局局長交流，故他不認為行政機關與警隊間存在從屬關係。他重申，政府長遠雖可在武器購買等方面干預警隊，但絕對無法在短時間內干預前線工作。

警察嫌市民阻收工

有不願表露身份的大學生輔警表示，警隊文化中有老一輩警察向來自視權威，惟近年警隊講求「服務為本，精益求精」，故他們對此感到相當不滿，「他們接受不到由原本強硬、有權威性的形象到現在好像公僕一般的落差，動不動就被市民責罵。」

他補充，警隊裡一直有一種「嫌市

同學點睇



陳同學：「本身覺得警察專業、有紀律，但經過今次佔領運動後，我覺得佢地思想片面，忽略示威者嘅動機。」



席同學：「我知道警察不一定是正義，但沒想過可以連自由意志和良知都沒有。」

民阻收工」的想法，前線人員在執勤時大多只在接到命令後才去執法，但在執法時又會想方法耍走市民。如有市民報警有人打架，警員原應作出拘捕，但會以傷者要到醫院驗傷、到警署落口供等程序令市民覺得麻煩而轉作糾紛案處理。糾紛案只需要涉案的

市民和解，警員寫在記事簿就行，減免了寫報告等程序。他又指，遇上大型遊行示威時，「企了一整日，更表內有開工時間沒有收工時間」，示威完結就是警員的收工時間，令部分警員覺得示威者是在阻收工。

警方處理手法爭議事件	日期	事件經過
李克強訪港	2011年8月16日  網絡圖片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到藍田麗港城探訪中產家庭時，一名居民穿上一件以「平反六四」為主題的T恤出現在屋苑範圍內，立即被4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抬走。Now新聞台的攝影師欲上前拍攝時，被另一名西裝男子阻擋攝影機的鏡頭，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以「黑影論」回應事件，指該名西裝男子的手被卡在攝影機上。
李克強訪港	2011年8月18日	李克強出席香港大學百周年校慶典禮期間，有3名學生企圖走近慶典會場示威，被警方及保安禁止離開後樓梯近一小時。
記者向胡錦濤提問平反六四	2012年6月30日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啟德郵輪碼頭發展區參觀期間，一名蘋果日報記者對胡錦濤高呼是否聽見港人對平反六四的意願，隨即被警員帶到一旁問話，在胡錦濤離開碼頭後才獲准離開。現場其他記者之後上前詢問警員帶走該名記者的原因，但警員未有回應。

退休輔警對佔中

「如果我在現場，我告訴你，催淚彈我一定放」一名退休輔警說。想必有些讀者心裡已經開始嘀咕：「無良警察！」更激進的甚至會高呼：「警犬！」等侮辱性言詞。但若果這名輔警的正職，其實是一名中學教師，或許你已經不自覺地說：「不是吧？」

陳傳鎰，春風化雨三十載。1983年大學畢業後即在中學當教師，教授中文、中史和中國文學，執起教鞭翌年便投考輔警，加入他從小就想加入的警隊，退休前更位至警司及警區助理指揮官（輔警）。30年的卓育菁莪、29年的輔警生涯，陳傳鎰都被叫作「阿SIR」。

假如我在金鐘執勤……

佔領運動發生以來，罵警聲音不斷，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市民獻花予警察示好，希望警察不要以暴力對付示威者；其後旺角出現懷疑警黑合作事件，警察被質疑選擇性執法，令市民仇警之情日漸升溫，示威區裡不時聽到辱罵警察的說話，仇警情緒在「暗角打鑊」事件後更甚，警隊經營數十載的威信及形象，一個月內付諸流水。

陳傳鎰認為9月28日警方使用催淚彈是「過份了，不恰當」，坦言警察表現未如理想，但又不忍指責同袍，因上級壓下來的命令，下屬一定要遵從。他續道：「但

我不容許伙記以低角度發射催淚彈，全部需以拋物線施放，不會直接打到人，將傷害性減低。」

曾任警務人員的他，難免會從警員角度考慮，「警察來維持治安而已，不是來給人罵」。他認為警察是執法者，佔領人士是違法的示威者，角色不同必然會有衝突。退休前的他，位至警司及警區助理指揮官（輔警），管理輔警事務。陳做事很有原則，1999年輔警大改革，他曾於報章撰寫公開信予時任警務處處長，要求解釋急推改革的原因。

談及「暗角打鑊」的警察，他又顯示矛盾、卻很現實的看法：「我雖然同情那幾名警察，但他們有錯，便要承擔。我認為那名總督察好蠢，根本不應該升至這個位，他應控制大局。我更同情那名幫辦，沒有話專權，卻又脫不了關係。電光石火間大家拉了曾健超到暗角拳打腳踢，你能怎樣？最多不出腳，制止又制止不了。舉報嗎？如果這件事不是東窗事發被拍到，你回去只會被人排擠，兩邊下場都很慘！」他感嘆做過前線的人才容易代入當時情景，「我都有問女兒，如果她是當時的幫



1990年，陳傳鎰穿着制服與學生合照，校園內，警隊內均被叫「阿SIR」。（受訪者提供）



照片攝於2013年，陳傳鎰（白衣制服者）與獲長期服務獎章的同事合照。（受訪者提供）

的矛盾告白



辦，她又會怎樣做？」他認為要設身處地去想，並非所有涉事警員都立心不良。

假如我的學生因佔中被捕……

「但如果哪個伙記太過分，懷疑用過分暴力，我一定不撐那伙記！這班示威者是和平的，所以我們要用最低限度逼他們走」。雖知示威者當中一定有自己的學生，「老師、前輔警」這雙重身份令陳傳鎰心情膠。

1989年6月2日，已為人師的陳傳鎰在八號風球高掛的晚上，全身濕透站在跑馬地新華社門外，呼籲中國政府要善待學生，不要鎮壓學生。可惜六四事件終究發生，陳傳鎰自此不再以培訓學生「聽教聽話」為教師使命，「醒悟教學在立人，使其具道德勇氣心！」他希望學生能成為當年示威學生的繼承人，「為建構美好的中國出力，又不成為盲目反共之人，盲目愛國之愚民」。然而今天，陳雖然欣賞參與抗議的學生，但又認為現時運動已無人能控制場面，學生應該撤退，陳矛盾之情溢於表面。

假如我只是香港人……

對佔中，他有一種介乎黃絲帶與藍絲帶的聲音。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渴求真普選，「作為香港人，我很明白戴耀廷提出佔中的原因，我們讓步了很多次，很不忿氣」。眼看現時香港混亂不已，他不時寫詩撰文，抒發已見。他暢言道：「我希望中央與港人互諒互讓卻

又不得要領，期望特首為人民發聲卻是緣木求魚。要命的是，再對種種不理想的現實沉默隱忍下去，香港便沒有將來！如此這般，教這群人如何是好？」所以陳支持佔中。

支持佔中，但他又支持「袋住先」，認為佔領行動要撤離，「若你坐到習近平如此高位，就會將香港民主的優先次序放很低，對不？很多人說，為了國家的前途前景，就要犧牲一小撮人的利益。十三億人，打貪腐，很重要；維持統一，亦很重要，那麼我體諒國家暫緩處理香港普選問題，暫時放棄港人利益，不拿真普選」。陳傳鎰一口氣說出了香港年輕人所缺乏的中國情懷。他無奈表示或許不做中國人，就不用如斯中庸了。

陳傳鎰於4年前確診患上鼻咽癌，今年5月復發。養病期間，出版了免費電子書《阿SIR係阿SIR》，盡錄了他的敢言和憂國憂民的情愁。記者到達陳家時，電視正播放新聞，茶几上擺放一大堆報紙，家人在飯檯吃飯，也是討論政事。訪問當晚，他的舌頭不能靈活運用，與他課堂上教授公開試說話技巧時的妙語連珠狀態相差甚遠，而當輔警時的那副魁梧身軀已不復在，更顯老態。

佔中發展至今，曾「做惡懲奸」及「春風化雨」大半生的他，又怎會想到彼此會有對立的一天？



■初執教鞭的陳傳鎰與學生打成一片，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受訪者提供）





示威者在佔領區休息。
(鄭子峰攝)

雨傘背後 的情緒紅燈

佔領運動一路走來，每個人心裡都有未完全訴諸於口的感受。大時代在眾人心裡刻下一道印記，更有些人開始出現情緒或心理病徵。

是次運動牽涉大量群眾，傳媒廣泛報導佔領實況，及後再三出現暴力事件，留守、涉及或關注情態發展的市民都免不了情緒受影響。因此坊間有不少機構，特地開設了緊急情緒支援熱線，又為需要進一步跟進的個案提供面談輔導，以協助公眾緩和不安、焦慮、煩躁、無助、擔憂、驚恐等負面情緒。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總幹事杜永政直言，是次事件所帶來的心理創傷，在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其實與災難的差別不大。但他慶幸至今並沒死亡個案，故一般市民的情緒反應並不會維持太久。

輔警：左右受壓 噤若寒蟬

輔警阿華（化名）很早就已經投入佔領運動，但擔心身份衝突，所以不敢說出輔警身份，心裡十分掙扎和無助。他眼見警方處理集會的手法與自己所學的不同，也無法多加勸告或改變實況；明知警方的催淚彈會帶來甚麼傷害，也無法向人解釋明白。只因其他人並不相信他的估算，亦會詫異地質問阿華為何會懂，懷疑他是「臥底或特意煽動的人」。阿華又直言警隊同袍會很討厭，只因他是親口散佈開警方指引的「叛徒」。

早在警校畢業那天，阿華已宣誓說過會遵守法紀。公民抗命是犯法行為，阿華將會比其他示威者面對更多法律責任，「既是知法犯法，也是破壞警隊聲譽」。朋友就算支持他的立場，也不理解他的做法，所以他不敢在公開平台發表意見，亦害怕被互不信任的網民大造文章。阿華自感是一個「不平則鳴」的人，今次事件令他有感到被禁言，因此很痛苦。他又提到在佔領區留守，十分無助和茫然，「純粹只是人在現場，根本不能冷靜思考去向，也不知道如何組織更好的行動」。

學生：家庭衝突 渴求諒解

浸大學生張曦雅坦言自己不是關注政治的人，但九二八當天看到警方施放催淚彈即感到「忍無可忍」。她和妹妹本以為父母會認同自己的看法，卻不料遭受強烈反對，「不止反對佔領，也不認同整場運動的民主理念」。張家變成了另一個對峙現場，全家激烈爭執、關係變差。

張太曾哭著表示「不想家庭因為佔領運動而分化」，兩姊妹眼見媽媽落淚都十分痛心。二人害怕再惹起父母反感，現已避免在家裡討論政事，全家也選擇了閉口不言。「一家人本應沒有禁忌話題，政治也僅是生活的一部分罷了」。可是走到今天，中港矛盾等延伸問題都只能「一句起，兩句止」，全因她們知道「這不能說」。曦雅體諒習慣安定的父母不想面對改變，但「想法合不來」始終令她很難過，「已不敢奢望爸媽的認同，但有時亦希望他們嘗試理解我為何有這樣想法」。

面對意見不合而產生矛盾的親子關係，紅十字會臨床心理學家張依勵勸喻家長要留意自己的語氣和用字，不要直接批評子女「細路仔唔識野」或「俾人呃、被利用」。此舉只會帶來反效果，令對方感到父母只為爭吵，而不是溝通。她感慨人普遍覺得事情非黑即白，意見不合就是「敵人」。張希望所有人在決定「Unfriend」前要仔細考慮清楚，「二人的感情是否建基於意見之上」。



■張曦雅盼望可以慢慢修復家庭關係。(李卓穎攝)

家長：學會尊重 以愛包容

戴子悅是理大護理系學生，她曾跟一班同學到金鐘救護站幫忙。戴太並不反對子女上街，但免不了憂慮他們未清楚「為何要去」。所以在子悅首次上街前，兩母女在家裡討論了差不多兩小時，憂心忡忡的媽媽最終還是默許女兒參與集會，唯一只要求她不能在佔領區過夜。雖然被一顆顆敢於爭取的赤子之心感動，不過戴太眼見事態發展不明朗，心裡總會驚怕孩子的人身安全有危險。戴媽媽每晚都會等女兒回家，「就算次天一早要上班，有時等到一、兩點也睡不了」。

戴太有時又怕孩子受朋輩影響太多而變得「激進」，不過她最後選擇尊重女兒與自己之間的差異。就算身份

有不同、責任不同仍要互相體諒和包容，子悅不喜歡媽媽多加意見，那戴太便不再插話。她只是期盼孩子能身體健康和平安快樂，「想子悅明白我不是企圖支配或左右她，所做的一切也基於愛的緣故」。戴太眼中的關係是需要磨合和調適的，決不可強逼對方完全接受自己的一套，「要讓兒女自己思考，父母不是一定要她聽話，也不是要爭贏她」，激烈討論過後還是要繼續用行動表達關心。

專家：三類高危 適時求助

隨著事態發展，大部分人都已重回正常生活。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危急事故小組召集人胡潔瑩說，並不是時間會沖淡一切，而是大眾已在這段空間和時間內重建穩定生活。但對長期處於不安環境的人而言，佔領事件仍會為其帶來「不安全或不確定性」，也會令他們「質疑自己、質疑環境、質疑身邊的人」。

胡呼籲佔領人士要好好照顧自己的心理需要，若佔領為其帶來太大壓力，可能就要暫時退一步和尋求信任的人幫助，「不是因為政治因素而離場，倒是救助自己的心理健康才這樣做」。她續指出運動暫時走向平靜，但公眾要繼續關注和留心照顧三類情緒最容易受波動的高危人士一過往曾親身經歷創傷事件、與佔領運動距離非常相近或心理健康本身已問題的人，都可能較容易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焦慮症或抑鬱症等病徵。



■示威者在佔領區休息。(李卓穎攝)



不在 教室

譚蕙芸說，銅鑼灣佔領區是春田花花幼稚園，比起旺角的「佬味」，金鐘的「Chic 味」，「銅記」像是「消毒了」的兒童樂園。

一個個的七彩帳篷就這樣魚貫地擺在平日車水馬龍的馬路上。

仔細聽，不時還傳來幼童的牙牙雜語——

它的溫柔、安全和平靜使它成為佔領區中被遺忘的一個。

然而這條不足四百米的街道上，每晚都有不同的人風雨不改，義執教鞭，沒有校規，沒有教科書、成績表，卻讓人們上了一課「真的教育」。

青年的教育，是實行的，而不空談的；可以從經驗而得著的，不要用課本去教他。世間的教育，連議論的題目都沒有定，只是為活練習，不是實際說服人而使人起興味，只坐在學校的講台上，叫他感到偏狹的言語力量，修辭學對不是有一定的目的而去應用的人，是無益的空語，如不是實際去行，那有什麼關係啊！

——《愛彌兒》盧梭

道存 師存

帳篷如一把黃色的巨傘，篷下的白板寫著「義教：劉同學 66576412」。「作為大學生，算是上了岸，看見現場的中學生，就想到要顧及這班莘莘學子。」年僅 21 歲的劉昕雋，是科技大學的學生，其實一樣是莘莘學子的一員，亦是「老銅教室」的首位老師。「這裡首堂 math 就是我教的。」個子不高的劉昕雋亦學過詠春、柔道和巴西柔術，除了義務替中學生補習外，他亦教自衛術，「我從未想過會在街頭上當起老師來，特別是教武術。傳統中國功夫著重門派，我曾被現場的詠春武者質疑我教的並非正派詠春。」但他對於批評只一笑置之，毫不介意，「我一直都是以朋友的角色去教人，他們不用稱我為師傅，無尊卑之分，不算是真正的拜師學藝」。

■ 1 劉昕雋即場指導發問的市民，認真講解雙手被捉緊時的「反抗術」。

■ 2 小小的黃色帳篷內，沒有白板，沒有桌椅，也沒有投影器與電腦——但卻成就了大時代下最好的公民教室。

■ 3 黃色帳篷內，沒有白板，沒有桌椅，也沒有投影器與電腦——但卻成就了大時代下最好的公民教室。

■ 4 林伯伯搭著「老師」劉昕雋的肩，讚美不絕，「為了教學，飯都未食」。



而在教育

在銅鑼灣街頭上的課

名師自四海

七十多歲的林伯是劉昕雋自衛課的「學生」，鴨嘴帽下藏著花白的頭髮，一身藍色恤衫的林伯，年青時是位記者，見盡世情的他提及「老師劉仔」卻忍不住連連稱讚。「我很敬佩他，劉仔很有料，他說的話我都會聽。」林伯每天都到佔領區，首次上劉昕雋的堂便讚揚劉令他「學到幾招」。甫下課，就上前舉起大拇指，聲聲答謝。「我把他當成老師」，「他的課很有趣，很實用」。對於這個高齡學生，劉昕雋只敢報以恭敬謝意。因自衛課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有時「劉老師」會因他們對武術的迷思而哭笑不得，「曾有師奶問我氣功神炮是否真的存在」，雖然笑料百出，又只穿著背心、牛仔褲，他仍然舉手提腿，擺出功架，認真地指導被推撞時如何卸力、保護自己的頭和重心，甚至擋拳。在不夜的街頭上，教育無貴，無賤，無長，無少——只因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5



銅記的義教團隊中，除了大學生，還有上班族。從事物業管理的 Chris Ling 玩了塔羅牌多年，他在佔領區教市民塔羅占卜課，特別將政治融入塔羅中，例如以塔羅牌的角度講解七警打人事件：「七」在塔羅牌中是一張很受壓力的牌，若意志薄弱，很容易會把情緒訴諸暴力。不少人反對迷信，但 Chris 如此解釋，「占卜是叫人知命不認命，面對結果要去思考改變的方法，恰恰就是市民在這場佔領運動中需要思考的問題。」另一邊廂的德文老師 Mark Lee 是海外華僑，在美國三藩市看到電視的新聞直播，馬上回港支持運動，「許多西方的政治著作原本都以德文寫成，學懂德文就可以從政治哲學的概念中理解整場運動。」Mark 把回程機票的日期一再延遲，「留下是值得的，義教可為運動建立正面的形象。我很高興這裡的人多了，彷彿自己也有出一分力」。

教育 沒有牆

德文課在八時開始。蓄短髮，一臉稚氣，一身淡藍的岑樂敏未有換去校服，她是瑪利曼中學的應屆文憑試考生，從罷課一星期開始有空便會來銅鑼灣佔領區，「這裡是我第二個家。」她背著書本、手抱電腦，席地而坐，像魯迅說的新青年，擺脫冷氣，在沒有牆的教室上課，「我喜歡這裡較慢的上課節奏和氣氛，香港的考試制度注重學術，這裡多元化很多，並著重互動。」在密集式測驗與公開試下，夜未央的八時，她背著一天的疲倦，沉甸甸的書包，臉角卻帶著笑，沒一絲疲態，「這裡讓我有提前大學的感覺」。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如是說：學習即生活，人不能脫離生活，學校不能擺脫眼前的社會——雖銅鑼灣的街頭課室，不比金鐘公民廣場出名，不比旺角佔領區多人，但它叫教育推翻了高牆。

不，教育從來沒有牆，只有學校的教室有。



6

7



■ 5 Chris Ling 說街頭教學是一種挑戰，需要時時與群眾互動，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

■ 6 教學需要的器材不多，一個大聲公，一部電腦，一張椅子便成事。

■ 7 岑樂敏笑言，今屆文憑試考生是「被時代選中的孩子」，縱然面對公開試的壓力，卻非不走上街頭，參與運動的借口。

綠色「佔鐘」 集「廢」製寶



佔領行動延續逾月，香港環境保護協會發表環境監察報告指，金鐘、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估計消耗價值逾 2.5 億元物資，包括逾千萬支樽裝水、19 萬條索帶、3,500 卷保鮮紙等，批評浪費大量物資造成環保災難。然而，一群熱愛環保的港人已率先把「綠色抗爭」理念引入金鐘，自發將垃圾分類回收，並利用果皮製作清潔劑，更有人收集舊衣織成地席供留守者使用。

自9月26日晚重奪「公民廣場」行動起，金鐘佔領區各物資站便陸續收到熱心市民捐贈的樽裝水、牛奶、口罩等物資。然而，過分充裕的物資讓市民「唾手可得」，部分水樽僅飲用了少量便被棄置，導致佔領初期產生過多垃圾，而市政局又以道路被堵塞為由拒絕進場收垃圾，令市民只好自發收集。

立法會外的物資站義工戚志良指，「初期一天需處理近千袋垃圾。」戚續指曾聽到有派物資的義工因存貨太多而籲市民主動拿水，「市民的錢也是錢，不應如此浪費。」「結束一桶專棄」發起人之一馮詩麗憶述，曾從垃圾堆中翻出不少有用物資，包括未開封的樽裝水、食物，及全新的毛巾等。

物資浪費 吵鬧中改善

看到物資被糟蹋，一眾環保人士既氣憤又擔憂。馮詩麗說，「我們會不停勸喻，若對方不聽建議便很易發生爭吵。」戚志良指出，有名女生想把半盒飯盒拋棄，他即勸應吃光減少廚餘，但女生稱吃不下，他忍不住斥責，「如果你不愛惜這個地方，為何還來公民抗命？」最後女生與友人一同將飯盒吃完。

此外，戚笑指自己會和朋友一起「強迫」佔領者回收垃圾，更帶頭做起分類回收的行動，及到不同的物資站建議義工一同進行，「現在至少有90%的垃圾能回收再造。」他指，義工會把收集的垃圾先作乾濕分類，乾類垃圾，如紙和膠樽會送給老人家，其餘則轉送慈濟作回收；而濕類垃圾，如廚餘會由農場負責回收，果皮可經浸泡製成一瓶瓶「環保酵素」



▲因市政局車輛無法入內收垃圾，市民將垃圾收集並放置與中信大廈對出的臨時收集站。（鄒詠詩攝）

清潔劑，「用了環保酵素洗頭，頭髮也變得順滑。」

馮詩麗表示，佔領初期局勢緊張，不少市民會捐很多小瓶樽裝水，但現時氣氛緩和，他們便呼籲人們捐五公升的桶裝水，以便儲起空桶拿到附近的水機裝水，「初時大家對環保概念很陌生，但現時情況大有改善，其它物資站也仿效這做法。」

綠色智慧 自製枕頭地蓆

除了傳統的回收外，馮詩麗與朋友們還發明不少環保產品，如發泡膠枕頭。她說，自學聯和學民思潮呼籲佔領者以「營幕佔領金鐘」後，物資站收到很多捐贈的新枕頭，「十分奢侈」，便想到將難以回收發泡膠飯盒再造，「我們把發泡膠剪碎裝入袋，製成環保又舒服的枕頭。」

走在佔領區，一幅幅顏色鮮艷的地蓆，吸引不少市民駐足欣賞，部分更用布條繡上「普選」的字眼和雨傘圖樣。織地蓆發起人之一的 Angel 與設計師朋友「廢物利用」，將舊衣織成地蓆讓市民不需再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我們看見夜晚很多留守者沒有（露營）裝備，只是隨意攤在地上。」Angel 指，初時是用自帶的舊衣物織地蓆，但消息傳開後，他們竟收到市民捐贈的近二十袋舊衣服，「現在太多了！為免浪費，我們只好停收。」

環保概念 融入社運

戚永良指，希望市民透過佔領運動明白廢物「升級再造」（Upcycle）的理念，將廢物變成更有用的東西，「早前有人教市民把爛傘布製成購物



▲講台前這塊雨傘地蓆出自 Angel 手筆。（鄒詠詩攝）

袋，就是很好的例子。」

馮詩麗亦表示，儘管目前佔領區的環保情況未能做到一百分，「但環保就如爭取民主一樣，是長期戰爭，不僅運動要有堅守不退的決心，還要讓環保理念『Sustainable』，才能走得更遠。」



▲戚永良指，平日會教人如何將廢棄木材「升級再造」。（鄒詠詩攝）



▲馮詩麗與朋友將自製水車帶到旺角，宣揚「自備水瓶抗爭」的信息。（鄒詠詩攝）



▲金鐘地鐵站出口有市民製作了地圖，標示十八個物資站的位置。（鄒詠詩攝）



▲立法會外的物資站用「太陽能鍋」收集陽光來煲水。（鄒詠詩攝）



政府零監管 寮屋變豪宅 六萬元有找

■記者靠肉眼所見，山下的寮屋全部有兩層以上，並連有私人露台或天台，當中使用了磚瓦及混凝土作建材，全屬非法僭建。(張馨文攝)



這幢逾兩千呎的單層獨立屋座落於山頂，從高空俯瞰它是個大正方形，由一間一層式的長方形平房和一個L形花園組成，平房內有五房兩廳、兩個廁所和一個廚房。獨立屋面向鯉魚門海峽，座擁無敵大海景，遙望能看到對面的海防博物館。從碩大剔透的半落地玻璃望出去是個大花園，一隻白色小唐狗和幾隻不同顏色的小貓，正慵懶地躺在花園不同角落享受午後和煦的陽光。可是，這不是新推出的豪宅，反而是鯉魚門寮屋區的其中一戶。



空置寮屋無人理 擴建成花園

劉女士住在鯉魚門寮屋區已經30多年。1976年，他們一家因逃避文革，來到香港落地生根，以五萬五千港元向地主買入只有現在客廳大小的寮屋。「如果我們早點來就好喇。霸塊靚地，買些簡單建築材料就可以搭間屋住，能省下那五萬多元的地價！」劉女士憶述當年的寮屋主要以木板或鋅鐵搭建，連水、電、渠也要自己駁。加上每所房屋相距甚近，分佈密集，通道狹窄，「那時的寮屋絕不像現在的舒服。」劉強調。

方太曾是劉女士的鄰居，現住公屋的方太經過一年多輪候，於98年通過資產審查，成功申請上樓，一家三口獲發將軍澳一個400呎公屋單位。雖然舊屋位處山頂，面積比新的公屋單位大逾三分之一。「先生早逝，家裡什麼也靠我。當年兩個小朋友才剛上幼稚園，每朝左一件右一件抱他們下山，再行半小時才到小巴士站，十分麻煩，再回到鯉魚門的海鮮酒家上班，累到死。」加上住公屋要捱貴租，必須節衣縮食和靠當酒樓侍應的薪金才勉強夠用。

方太和鄰居遷出後，他們的寮屋並沒有被清拆。劉女士說一直沒見政府人員來清拆，也沒有什麼封條，兩間屋就這樣閒置，劉女士於是決定把與自己寮屋毗鄰的這兩間屋也「融入家中」。經過多年的擴建、修葺、重建，一幢二千呎獨立屋就此誕生。

私樓唔抵住 上樓不是我的夢

「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很多人住，都是不願搬走的。現在樓價高，一間相同大小的向海獨立屋應該要一千多萬元港幣呢！連同區的鯉灣天下一個小小的單位也買不起，又唔抵住。我們即使住公屋也只能分到丁點大的單位，莫講種花，想養隻貓也難。」劉女士指著滿山的寮屋說。

同樣不願意搬走的馬氏夫婦住在山腰已經40年，房子經過老公「大改造」，由二百呎的小屋變成兩層建築，還在屋對面搭了個露台養狗，現時寮屋總面積有近千呎。馬太表示「仔大女大」，子女已經結婚嫁人，都搬出去了，剩下她和馬先生留在鯉魚門。「我和老公很喜歡這裡，空氣很好，對健康也好。屋企有花園還可以種花。仔女搬出去都會跟我訴苦說單位太小，租金又貴，我常常都叫他們搬回來，哈哈。這邊有個花園讓孫仔孫女走動一下，和狗仔玩嘛。」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理解居民不願上樓原因，主要是因為公屋面積有限，「公屋又窄又細，還要交租，而寮屋卻不用。」王透露，政府並未有為寮屋居民制定一套獨立政策吸引他們「上樓」。寮屋居民申請公屋單位的程序以及輪候時間與普通市民無異，沒有「特快上樓」，誘因不大，於是居民多數選擇改建自己的寮屋長住。



■海景露台旁有專放雜物的房間，雜物房面積或許已比小型公屋單位大。(張馨文攝)



■馬生馬太的房子經過「大改造」後，變成兩層建築，還有讓狗隻狗專用的露台。(張馨文攝)



■王國興表示，香港近年的僭建情況嚴重是因為市民上樓居住困難。(張馨文攝)



■大部分寮屋都有僭建露台。(張馨文攝)



■寮屋與豪宅地段接近，呎價卻差天共地。(張馨文攝)

寮屋小知識

發展局全港供居住用途的寮屋的統計數字顯示，全港的寮屋數目有85574間。主要座落於郊區的農地及山丘，如鯉魚門、茶果嶺、石峽尾及薄扶林村等。40至60年代，大批人從內地移民到港，寮屋愈建愈多。到了60年代末，政府成立寮屋管制組以監察及清拆寮屋。政府曾於1982、1984及1985年進行寮屋管制登記，記錄每間房屋的基本資料，包括其面積、高度及居住人口，並將之列為「暫准存在」的非法構築物，若要清拆寮屋，已登記的居民經資產審查後可入住公屋。

暫准存在 無合法業權

根據地政總署的文件，在1982年獲登記的寮屋只是暫准存在直至自然流失，或政府因發展計劃、環境改善或安全理由而被清拆。「暫准存在」並不是賦予或承認任何人士佔用有關土地的權利或任何法律權利，並無合法業權。

律師謝天良說若這些寮屋進行私人買賣或非法佔地被發現，政府會作出取締行動，包括發出停止佔用通知書、進行清拆行動、參與涉及其他相關部門的聯合執法行動等，「寮屋區的住戶一般會獲得政府批出的官地牌照，並將官地上的臨時房屋批予使用人，但規定只可暫時使用該地方。沒有經過正式申請而自行霸佔政府官地，或在沒有政府批准下在該土地上興建建築物，就屬非法結構物。另外寮屋區本屬政府官地，不論是持有合法的官地牌照或是非法的僭建，本身該土地是屬於政府，不可轉讓及買賣。」謝又引用《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28章）指，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或在該土地上建造構築物，最高可處罰款10,000元和監禁六個月，地政總署會按照法律意見，根據《條例》的相關條文對有充分證據的個案採取檢控行動。

他說住戶如想翻建寮屋還是可以的，但要事先申請，而且必定要使用原本的建築物料。以馬先生為例，如想對寮屋進行改建，要先入紙申請等政府批准。但根據2005年至2010年的文件，5年來申請修葺宗數及申請重建宗數分別只有177宗和7宗，當中修葺申請全部獲得批准，相

反5宗重建申請只有兩宗獲批，反映大部分人在進行改建前都不會先向政府提交申請；同時獲資格重建的寮屋少之又少。

監管粗疏 難防僭建

寮屋區居民均認為地政署及屋宇署對寮屋的管制一向寬鬆，無約束力。從記者觀察所見，從鯉魚門寮屋區的山腳走上山頂，沿途幾乎所有寮屋也經過修葺擴建。搬走了的寮屋，都會從旁長出一個花園或花園；不能向橫發展的寮屋也有天台或露台。劉女士說寮屋戶主將寮屋轉售從中圖利以及僭建的情況十分常見但不怕被發現：「在這裡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政府的人來查，怕什麼。」

針對不合法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以及不合法在未批租土地上建造構築物的問題，地政總署回應指已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土地（雜項條文）（修定）條例草案》，引入遞增的最高罰款制度，加重有關罪行的罰則，變成首次定罪可處罰款500,000元，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同時維持現行六個月的最高監禁期不變，以加強針對相關罪行的阻嚇作用。王國興承認，寮屋區多數位於偏遠地方，政府不常派人巡查。現時，政府相關部門只會定期以直升機在寮屋區上空進行高空拍攝，辨認非法建築物。然而，這種技術只適用於大面積的僭建物，對於分佈密集的地區或較小型的僭建則是「無從考究」。王建議政府應加強宣傳，鼓勵寮屋區居民舉報非法僭建或非法佔用官地的個案，以便政府執法。



■鋅鐵是寮屋最主要的建材，但許多戶主早已改用其他更堅固物料改造自己的寮屋。(張馨文攝)



■二十年前的爛地，如今已變成美輪美奐的花園。(照片由受訪者劉女士提供)

歧視條例藏「魔鬼」細節？ 修訂無助解決中港矛盾



■自由行、新移民等人數近年不斷上升，對港人生活造成影響，是中港矛盾原因之一。（羅世娟攝）

雨傘運動佔領各大報章頭條之際，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原訂於10月7日屆滿，卻悄悄地被佔中喧嚷中淹沒。有團體及網民擔心修訂法例只保障新移民，變相令港人淪為「二等公民」，決定發動「一人一信」網絡攻勢，終導致平機會網站「超載」，令平機會將諮詢期限延至10月31日。其討論焦點之一，就是應否立法保障新移民及遊客免受歧視，但修訂卻惹來港人反感。究竟港人會否淪為「二等公民」？



歧視條例檢討

原定諮詢期：2014年7月8日至2014年10月7日

繼續收集書面意見直至2014年10月31日

歡迎辭

有關諮詢原於10月7日結束，但因網上謠言而觸發大量網民提交意見書，平機會最終延長諮詢至10月31日。(網絡截圖)

港人易被控 墮入法律陷阱

諮詢文件顯示，條例擬將新移民納入保障範圍，國籍、公民身份和居民身份等將受歧視條例保障。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批評，若把新移民及自由行納入保障範圍，可能會令本港市民容易墮入法律陷阱。他舉例，如當港人看到有人作出不文明行為時，出於本能指責其行為，可能反被指歧視而入罪。而且難以界定市民的指責是出於對其行為的厭惡，還是基於個人背景，容易引起誤會。再者，若遊客將對服務的不滿指責成歧視行為，這令服務業、零售業及旅遊業界的市民得不到保障。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周浩鼎律師表示，港人容易因間接歧視而被控入罪，因為最初條例字眼只是「要求」、「條件」，修訂後將改為「規定」、



周浩鼎律師指若種族歧視條例修訂只集中檢討對新移民「中傷」、「騷擾」等行為，相信可減少矛盾。(羅世娟攝)

「準則」，某程度上是降低了法例的門檻，即無須明確指出觸犯哪條準則，大致觸犯有關準則即可入罪。條例字眼上的改變，使歧視的範圍更寬。如以往或因「大陸婆」的稱呼而觸犯條例，若修訂後，只要行為上有歧視動機，即使沒有說出「大陸婆」，也有機會犯法。

同根社組織幹事黃佳鑫認為修訂條例另一個爭議，就是誤解有關舉證責任的條例。程序是由投訴人先提供證據，然後經平機會了解，若檔案成立就會要求被投訴者提供證據。即修訂條例後，只是降低了舉證難度，並不是無罪判定。

惡化中港矛盾非原意

范國威指中港矛盾的原因包括文化差異及政策問題，文化差異需要透過教育解決；自由行影響市民生活，引發矛盾，理應由政策入手解決，「不是當問題出現了，就以歧視條例堵塞市民的口」。

周浩鼎指條例最初修訂的原意，是希望保障小眾免受歧視，減少種族仇恨。但諮詢一出，普遍港人都認為修訂版的歧視條例不只是談「中傷、騷擾」等歧視問題，當中更涉及待遇和福利等問題。但他強調，「不會因引用種族歧視條例，而令港人和新移民有同等福利待遇，因為審批新移民的門檻仍在，福利政策一向都在歧視

條例以外」。由於市民對修訂版本的反應和憂慮很大，周建議平機會應先解釋，條例修訂只涉及保障新移民免受「中傷」和「騷擾」等歧視，當中不包含或衍生任何福利和待遇問題，藉此釋除公眾疑慮。

黃佳鑫認為修訂關注點，不應放在中港矛盾上。其重點應該是如何消除歧視。如果將重點放錯，這是出於政治的考慮，而非基於歧視條例的原則來看待這件事。他認為條例無助解決中港矛盾，反之覺得條例在中港矛盾下被扭曲了。

他亦指普遍人都把歧視看簡單了，假設某人指責新移民沒有貢獻，是寄生蟲，是指所有新移民，而不是以來港年份計算，他沒有明確指明對象，並不代表他不是歧視你。

陳先生來港六年，現從事金融業，還有一年就是香港永久居民的他表示不太了解歧視條例，另外，因為工作層面經常接觸的都是外國人，沒受到太大歧視。他現實地指出，「如果你有地位、有知識，基本上不會受到歧視，所以通常覺得受歧視的，都是低下階層」。

恐為遷就而改教學語言

平機會建議廢除《種族歧視條例》第20(2)條及26(2)條一「職業訓練及教育機構不用為任何種族群體



網絡圖片

調整授課語言」。香港大學文學院三年級生原鳳君表示不贊成修訂有關條例，認為港人公民身份被貶低，「我有種港人反過來被歧視的感覺，這是不合理」。她指我們到外國讀書，都不可能要求別人用自己母語教書，教學語言本應不是歧視問題，卻被納入諮詢範圍。另外，諮詢中有多條問到公民身份、居民身份應否納入受保障範圍，她擔心在中港矛盾緊繃的情況

下，雙方容易產生「莫須有」的罪名。

諮詢期鬼祟 疑渾水摸魚

直至上月底，平機會共收到約10萬份意見書。平機會主席周一嶽表示，由於數量遠超預期，估計需用一年時間作詳盡分析，明年下半年才會向政府提交報告，他坦言現屆政府未必能趕及落實條例修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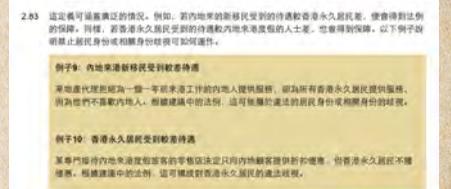
范國威追究指，周一嶽在6月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上已表示，不會推出種族歧視條例諮詢，但一個月後卻靜悄悄地推出，而且時間是7月至10月，「正值立法會空窗期，放暑假，當中或有涉及政治因素」。政府發言人則解釋，「是次檢討由平機會主動提出」。周浩鼎稱平機會在他還未任平機會委員時，已經籌劃修改種族歧視條例。他澄清平機會只是法定機構，不是立法機構，無權向立法會提出條例，認為當中不涉及政治因素。



范國威議員表示把新移民及自由行納入諮詢範圍，可能會令本港市民動輒墮入陷阱，加深中港矛盾，望平機會審視諮詢方向。（羅世娟攝）



就讀香港大學的原鳳君，反對修訂歧視條例，認為77條諮詢中有大部份都不合理。（羅世娟攝）



2.83 這可能會造成歧視的情況。例如，若內地來的新移民受到的待遇較香港永久居民差，便會得到此種的保障。同樣，若香港永久居民受到的待遇較內地來港定居的人士差，也會得到保障。以下例子說明禁止居民身份或相關身份如何可進行。

2.84 法例不單禁止境內外地來的新移民和遊客，也包含來自任何其他國家的新移民和遊客。
2.85 關於新移民身份，考慮目前《種族歧視條例》第3(2)(b)和(c)的條指明對外國情況對面權，是應考慮和其他居民身份等的影響都重要。平機會認為應暫時把這些新移民一概列為例外。
由於市民對修訂版本有很大憂慮，周浩鼎律師指若種族歧視條例修訂集中檢討對新移民「中傷」、「騷擾」等行為，相信可減少矛盾。（網絡截圖）



「香港社區協會」義工為新移民、低以收入家庭小朋友提供免費補習。（羅世娟攝）

香氣藝術 心體驗



■鐘灼輝收藏的各式銅製、銀製香具，每一件都是請人訂做，純手工打造。(湯澤洋攝)

一爐香，一縷煙，既可靜心，又能優雅地品味當下生活。在中國，香的應用已有一千多年歷史，而香道，就是一種品香文化。參與者潛心品味香氣，可以凝氣安神、修身養性。古代文人常把香道作為一種休閒活動；如今，也有現代雅士醉心於氤氳香氣，將香之藝術融於現代生活中。



■鐘灼輝品香時，追求心香合一，保持心裡平靜。(湯澤洋攝)

走進鐘灼輝的工作室，他正伏案寫作，左手旁擺著一隻青瓷香爐，白煙裊裊，香氣沁人。他說：「沉香的淡雅氣味能讓我情緒平和，所以我寫作前一定會先點爐香，此舉已成習慣。」

香道「儀式」四步曲

鐘灼輝是一名心理治療師，自2004年起，就開始了自己的「芳香之旅」。他介紹香道，除了品香，還包括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此過程是嚴謹認真的，它要求每個步驟都要有次序地進行，而且還要使用特定的香具，既儀式化，又具吸引力。」

首先，點燃香炭。高品質的炭，燃燒時無色無味，燒完之後不留殘灰。其後，他將燃燒的炭埋入香灰中，再把爐內的灰押成火山形。此過程他耐心專注，「因為香灰質地柔軟，稍微不注意就會散，這亦是初學者最難掌握的步驟。」

接下來是「押花」，即在灰堆上押出心儀的圖案，然後於圖案中心畫出一個氣孔。他繼續講解，「正方形的小玻璃片又叫銀葉，將它放於氣孔上，再放上沉香粒」。最後，用羽塵掃掃淨香爐周圍散落的灰燼，「這是一個禮儀步驟，以示對客人的尊敬」。

品香三息

品香時，鐘灼輝左手托起香爐，右手半掩爐口，低頭靠近香爐，緩緩吸氣品香，換氣時將頭偏向左邊，不會對著香爐吐氣。

鐘灼輝說：「品香時通常是三息。第一息是清洗氣道，第二息才真正地享受香氣，第三息則是留下記憶。」此時的香爐散發著溫和熱度，沉香的香氣醇厚馥鬱，令人回味綿長。

香之妙韻養身心

鐘灼輝與香結緣，源於一場事



故。十年前他因一次滑翔機意外，一度只能靠輪椅行動。他本想通過學習香道打發時間，卻發現香道能分散注意力，使他不再沉溺悲傷。他指，「那段時間，香道幫我平靜，幫我調整心態，幫我走出憂鬱」。

他認為，香道是一個「集中、放鬆」的過程。現代生活模式過於緊張及情緒化，香道有助舒緩心情、放鬆神經，「香道需要全身心投入，在專注的同時，不再執著於負面情緒」。

此外，鐘灼輝認為香道能重新開啟人的感官，真正體驗當下生活，「香能靈敏你的嗅覺，教你善用感官，關注此時身邊的事物，而不是想未來，想過去，丟失當下」。用心品香，便能體會到氣味或濃烈、或清新、或雅緻……

鐘灼輝常邀請好友舉辦「心靈沙龍」，一起研習香道書道，一起品酒品茶，「事故之後，我恍然大悟，其實最珍貴的是『這一刻』，所以我樂意花時間讓自己靜下來，享受香，就是享受這一刻的生命與生活」。

香中之首—沉香

在云云香料當中，沉香備受追捧。中醫曾將沉香用作藥引，有鎮定安神的作用；而心理學亦認為，香氣能刺激大腦的邊緣系統，有助放鬆肌肉，集中思想。

早年皈依佛教的楊東儀，亦對香道文化興趣甚濃。她喜愛沉香的清新淡雅，所以每天清晨「一壺茶、一支

香」的習慣已堅持多年。市面上沉香種類繁多、價錢參差，她坦言自己不會刻意追求香的級別，「我注重享受香味的過程，如果去追求高價的沉香，好像本末倒置了」。

李小眉在上海街一間香鋪工作，不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與香有不解之緣。她介紹，「高品質的沉香可以說是『價比黃金』，與黃金一樣以克論價；但市面上有很多中階級的沉香，十幾元有一支，或是幾百元一盒」。她建議初學者可嘗試不同的沉香，然後根據自身感受，選擇氣味舒服的品種。

鐘灼輝收藏的沉香甚多，一般都由日本進口。他表示，鑒別沉香的品質並非易事，但初試者可以簡單從產地入手，「印尼、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地，都盛產優質沉香，亦會廣泛出口」。



■香道愛好者楊東儀通常會購買中級沉香。(湯澤洋攝)



■香具七件套組，從左到右依次為：香匙、香鏟 I、香夾、香鏟 II、香鏟 III、羽塵、香箸，香鏟視不同需要而選擇。(湯澤洋攝)



■香道文化最初源於中國，在現代社會中，它也展露出美妙神韻。(由鐘灼輝提供)



■香道過程中要使用銀葉與香炭。(湯澤洋攝)



■沉香由油脂揮發而散發出香味，平時放置需要在陰涼處密閉保存。(網絡圖片)

英軍到新「香港人」—— 佐敦小尼泊爾社區

走進佐敦，就好像來到香港的小尼泊爾，橫街中間隔著本地和尼泊爾小舖。原來住在香港的尼泊爾人已經跨越三代，雖然語言、食物、傳統服裝和華人不太一樣，卻早已過著和香港不能分割的生活。他們，就是新一代、新面貌的香港人。



驍勇的第一代

第一代尼泊爾人，是50年代隨英軍駐守香港的尼泊爾僱傭兵——噶喀（Gurkha）。Mr. Limbu 在馬來西亞接受訓練，1970年被派駐港，當時噶喀兵的主要任務是鎮守邊防，阻止內地偷渡者來港。

他對自己噶喀的身份十分自豪，「噶喀是世界聞名的軍團，我們都住在地理環境險峻、氣候變幻莫測的高山上，為此尼泊爾人從小就刻苦耐勞，練就好身手。」

「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時，軍人幾乎不眠不休地捉拿非法移民。雖

然我沒有經歷這個時期，不過同僚說當時鑽石山的膠花廠就有很多人搞事。」Mr. Limbu 說六十年代駐守香港的噶喀付出最多。當年守衛邊防的工作不如現在安全，元朗新田的尼泊爾軍人墳場就埋葬了五百多位當年為港捐軀的噶喀兵。

退役後他回尼泊爾住了幾年，2001年再回到香港，為本地青少年設計英軍軍事訓練課程，直至2009年退休。Mr. Limbu 表示已經把香港當家看待，「我小時候住在偏遠的山上村落，家裏以耕作維生，可土地貧瘠，常年歉收，直至現在生活環境也沒有改善。而在香港，只要你肯努力，一定能賺到錢，而且這裡交通方



便、設施完善，我很喜歡香港。」

「你住在佐敦？
我也要住在這裡」

九龍公園的前身，威菲路軍營，位於佐敦和尖沙咀交界，它是噶喀兵駐守的軍營之一。「文化交遊」義工李慧雯不時會帶團，向香港人介紹這個小小尼泊爾社區。

她說，從前噶喀兵的家眷只可來港團聚三年，之後就要回尼泊爾，

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修例，給予1984年之前在港出生的噶喀兵後代居港權。其後不少噶喀兵的

家人搬來香港和他們團聚，而且住在軍營附近。

回歸後，即使軍營已變成公園，新來港的尼泊爾人都會知道同鄉住在佐敦，因此很快就會下決定說：「你住在佐敦？那我也住在這裡吧！」

從此，這班軍人的後代慢慢地佐敦建立起一個小社區：由尼泊爾人開的餐廳、士多、髮廊、服飾店、金鋪……總有一間在附近。

百分百傳統民族服飾

炮台街一家不足100呎的小店裡堆滿了從尼泊爾進口色彩斑斕的布料，店面只容得下老闆娘和兩個「模特兒」，如同時有兩個客人進內，一個轉身就會撞到對方。

這是一間紗麗(Sari)店，老闆娘Saru的父親是啞喀兵，她是第二代來港的尼泊爾人。「雖然我不會說廣東話，不過大部分香港人都很友善，有香港客人來我們就說英文。六年前我來港的時候父母和哥哥已經住在香港，而且有其他尼泊爾人照顧，所以我也適應得不錯。」

六年下來，Saru在香港有結識新的尼泊爾朋友，也會遇上以前在尼泊爾就認識的人，「我們不時也會出去玩，如果一大群人，就會去馬廩山燒烤。」



■紗麗店老闆娘Saru所穿的是Limbu家族傳統服飾Bakkhu，手上拿著的是口感像冬用的Roti。(劉卓瑩攝)



■Dikchya(左)、Shalina(中)和Grishma(右)身上所穿的是Gurung家族的傳統服裝，看似累贅，卻無阻她們跟上輕快的拍子。(劉卓瑩攝)

傳統薪火相傳

尼泊爾人和中國人一樣喜歡熱鬧，節日時除了上門拜會親朋戚友，還不時辦派對。最近舉辦的派對是慶祝Diwali(排燈節，又稱屠妖節)。各人穿上屬於自己家族的服飾，雖然款式類近，但是經過不同配搭後就成為獨一無二的裙子。

尼泊爾人的派對，當然不少得傳統舞蹈。

三個有份表演的中二少女，Dikchya、Shalina和Grishma都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成長。有人喜歡香港多一點，也有人鍾愛家鄉多一些。

Dikchya曾經回尼泊爾住上兩年，回港後還是覺得香港好「香港不會突然停電停水，又可以上網，而且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這裡。」而Shalina和Grishma就不介意家鄉生活簡樸，反而很懷念那裡的高山和湖泊。

歷史拉近距離

文化交遊義工庚建樂也有出席派對，他相信愈多人認識到少數族裔來港的歷史，社會對他們的接納會愈大，「就好像因為尼泊爾啞喀兵來港，他們保衛我們的土地，也讓我們祖輩不用負起當兵的責任。」



■只靠Mrs. Rai和丈夫兩人打理的餐廳，是佐敦最受歡迎的尼泊爾餐廳之一。(劉卓瑩攝)

採訪手記

上小學常識課時，老師說：「香港接納多元文化，是國際大都會。」但是這些「多元文化」到底從何而來？是香港人的包容讓這個城市成為國際都會，還是「多元文化」的出現讓我們學會包容？在我看來，尼泊爾文化的確為我們這個以華人為首的社會添上一點色彩。尼泊爾人看似沉默內向，其實當外人向他們釋出善意，這個熱情的高原民族就會願意毫無芥蒂地與你分享他們的生活。

啞兵和香港的淵源

啞喀兵是尼泊爾僱傭兵，十九世紀時受聘於英軍或東印度公司，後來成為英軍常備部隊之一，20世紀被派往英國、馬來世亞、汶萊及香港服役及接受訓練，現時主要駐守於英國、新加坡及汶萊。

雖然香港已經沒有啞喀兵駐守，但是仍不難發現啞喀兵的種種痕跡：香港尼泊爾人主要姓氏有Limbu、Rai、Thapa、Gurung等，因為只有這些種姓(caste)的子弟才可加入啞喀；不少尼泊爾餐廳有尼泊爾軍刀(Khukuli)的標誌或裝飾，因為他們身為啞喀兵的後代都深感自豪；已經有25年歷史的遠足籌款活動——毅行者，原是英軍對駐港啞喀兵的訓練，後來演變成慈善活動。

現時尼泊爾人大多聚居於佐敦和元朗錦田，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是前英軍軍營舊址。



■文化交遊的義工李慧雯(左)和庚建樂(右)都很喜歡尼泊爾文化，因為尼泊爾人十分熱情。(劉卓瑩攝)

倡加私立學位 資助民間課程

智障生 缺 專上教育限發展

智障人士往往因智力稍遜，被外界忽略發展潛能，中學畢業後，便失去「向上游」的機會，但其實部分智障學生具備「更進一步」的能力，有議員建議為他們開設專上課程，令智障生同樣獲得學位入場券，「不再局限在庇護工場入信封、入紙巾」。

體驗大專課 望平等學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早前在暑假為輕度智障的高中生舉辦「準大專課程」，學生透過了解一些政府政策，再自行進行訪問、討論和研習，從而感受大專學習模式。

19歲的吳鎧童在課程畢業禮擔任學生代表上台發言，「我想繼續進修，我對大學有夢想有期待。智障人士也應有平等學習的權利，我們會繼續努力，去爭取應有的權益。」流暢的演講、清晰的組織力讓人難以猜到她是一名輕度智障的學生。

鎧童表示，以前在學校較少與人溝通，但課程改善了人際關係，「現在敢與陌生人聊天，覺得自己大膽了。」她在課程中獲卓越學生獎，希望未來可修讀有關設計的大專課程，夢想成為設計師，「我想學化妝，設計藝人穿的衣服，更想設計食品（外觀），尤其甜品。」

出席畢業禮的姜太對於兒子平治完成課程感到興奮，「沒想過他可以戴上四方帽」，認為若有適合的課程都會讓他繼續讀。22歲的平治將來想做超級市場的包裝工作，但若可就讀大專課程，希望在設計方面發展。



■ 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舉辦準大專課程，學生可在畢業禮上穿上畢業袍，戴上畢業帽，一嘗大學生畢業的滋味。（羅霽穎攝）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梁志遠是課程顧問，他強調，「智障人士在大眾眼中可能是一個小朋友住在成人軀殼裡的人，但他們的學習機會不應比正常人低。」

技術性課程 重「用手」減「用腦」

雖然智障人士的文字和語言能力比常人低，學習速度亦較慢，但他們具備接受教育的基本條件。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專門招收嚴重智障兒童，校長鍾淑嫻指出，智障生需從正式學習中增強其社交能力，以免與社會脫軌。

而梁志遠表示，「他們對時事性和常識性內容的反應較大，故可修讀一些不太要求『用腦』，反而講求『用手』的技術訓練專上課程。」他補充智障人士可選擇從事一些新興、半專業的行業，「好像現有的寵物美容課程，他們能理解指令去完成課堂要求，再加上比普通專注和細心」。

自資形式開辦 助融入社會

本港大部分智障生在十八歲完成中學課程後，便需直接到展能中心或庇護工場等工作，更甚者，只能從事

低下層工作如清潔工等。張超雄認為，現在的職訓課程太過職業導向，而且不太遷就弱能人士，所以應研究開辦私人專上課程。

梁志遠亦指出，缺乏特殊專上課程會使智障生質疑自己，「香港是一個『學歷社會』，他們不知道為何要讀中學，反正將來都沒機會再讀上去。若他們連副學位的學歷也沒有，就令他們跟普通人的差距拉遠，更難融入社會和找到工作。」

因此，梁建議私立和社區學院考慮為智障人士特設專上課程，因其彈性較大，毋須接受大學框架的限制，「大學的行政處理和體制，或者該批學生本身程度較低的問題，智障學生難以配合大學課程，所以只能從自資副學位課程方向考慮。」

政府增資助 擴展現有課程

香港鄰舍輔導會的智齡專上書院、聖雅各福群會等機構現有提供採用上述教學模式的課程，智障人士可選擇學系，修畢一定學分後可獲書院頒發文憑、高級文憑或學士證書。

可是，該些課程屬自負盈虧性質，故學費較貴，而課程是以學分收費，一般家庭難以負擔整個證書課程的學費，以致不少家長只為智障子女

報讀整個課程的部分課堂，令專上課程淪為「興趣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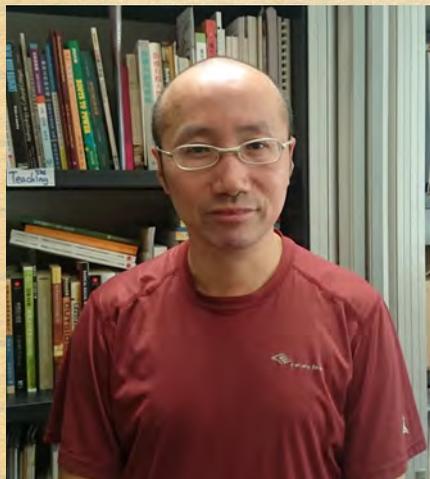
張超雄便建議政府資助三間機構合辦專上課程的試驗計劃，視乎效用再作進一步發展。

外國成功先例 港可套用

環觀全球 147 個國家，有 49.5% 的國家有為開辦智障人士的成人教育課程，例如墨爾本的專上教育課程 TAFE，特為智障人士設立一個名叫“Ignition”的戲劇課程，不少課程畢業生成為當地專業劇團的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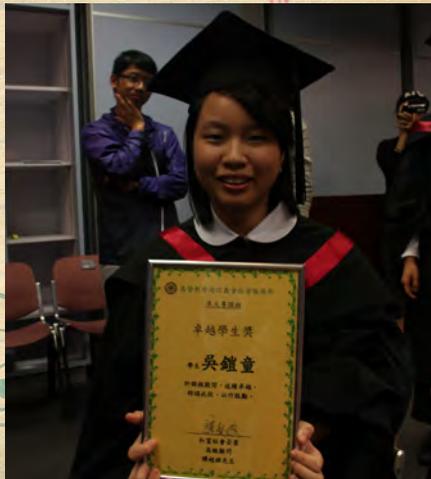
■ 姜平治（左）表示「發夢都想入大學」，其母指從未想過兒子都有機會戴上四方帽。（羅霽穎攝）



■ 梁志遠認為，應為智障人士開設自資副學位課程。（羅霽穎攝）



■ 張超雄指現有的私人特殊教育課程學費昂貴，籲政府推行試驗計劃。（羅霽穎攝）



■ 吳鍾童認為讀大學可幫助投身社會，而且為智障人士而設的課程較簡單。（羅霽穎攝）



■ Something Never Die 由 Alvin、阿藍兩夫婦設立，每星期都會到市集擺賣作品。（林美欣攝）



■ NovelTees 為 Above Beyond Education 舉辦工作坊，教學生重新製造舊物。（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價值再現 — 「UPCYCLING」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2 年的數據，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每日生產出 13,844 公噸垃圾，當中家居廢物佔近五成。面對排山倒海的廢物，政府至今仍未有妥善的解決方案。

不過，近年興起一種新的環保概念—「Upcycling」，即「升級再造」—取廢棄之物將其直接轉化成產品的過程。這一新概念，直接以廢棄物為製作原料，省去還原成原材料時的能源消耗，以提升廢棄物的經濟、美學和實用等價值為目標，比常見的循環再造（Recycle）更符合能源效益。



■ Something Never Die 回收牛仔褲為創作物料，每樣產品都獨一無二。（林美欣攝）



■ SNovelTees 以布碎和牛奶盒製成首飾盒和筆筒。（林美欣攝）



■ Something Never Die 的阿藍主要設計手繩和戒指等飾物。(林美欣攝)



■ Something Never Die 的 Alvin 主要設計記事簿的產品。(林美欣攝)

一切從「重生」開始

Alvin 和阿藍是一對 80 後夫婦，有天於家中被一條「爛牛仔褲」啟發，「牛仔褲原是打算捐的，但鈕掉了，作用不大」，所以決定將它縫製成記事本的「外衣」，送給朋友，「朋友好喜歡，問我在哪裡買」。一句的讚美為倆小口打了一枝強心針，加上 Alvin 喜歡設計，便開始著手設立自家品牌 **Something Never Die**，以二手牛仔布為主要創作物料，製作家品。**Something Never Die** 的命名，正好反映了他倆的設計理念—將平凡的舊物重新設計、改造，成為全新而獨特的家品或服飾，活出它的「第二人生」，將 **Upcycling** 的理念付諸實行。阿藍補充：「就如人生的信念一樣，都是打不死的。」

實行環保的有心人還有 **NovelTees**，他們由 5 位大學生組成，分別是 **Evelyn**、**Kinson**、**James**、**Sally** 和 **Megan**。**Evelyn** 分享當時於社堂（學生宿舍）認識其他成員，並計劃一起參加社企比賽，在寫計劃書時發現有大量「Hall Tee」未有機構可以妥善地回收及處理，她坦言：「衣服我們只穿一次，而這個問題是每位大專生都會面對的。」他們了解到舊物回收再造的可能性，於是便成立了 **NovelTees**，希望改善浪費的情況。

Kinson 表示，製作過程中會考慮到物件本身的價值，「直接剪爛一件完好無缺的衣服，並不符合這個理念，我們反而會選擇捐到舊衣回收中心」。他們現時再造的主要物料是布

碎，會配以牛奶盒做成筆筒和飾物盒。

創業困難重重 得到的比預期更多

NovelTees 現今有 4 位成員，其中 2 位已投身社會工作；而 **James** 和 **Sally** 雖然是學生，但會以兼職形式營運 **NovelTees**。**Kinson** 無奈地表示，他們之間沒有清晰的分工，誰有時間就誰負責工作坊，要互相配合。**Evelyn** 補充，「我們四個人八隻手，能力真的有限」。

要同時兼顧正職和兼職，無疑是艱苦，但客人正面的回應卻驅使他們繼續堅持。**Kinson** 憶起訪問前一天的工作坊，其中一位小朋友問媽媽：「我們明天是不是會再來啊？甚麼時候再做啊？」他當下頓時覺得很窩心，「原來小朋友接收得到環保的訊息！」**Evelyn** 補充工作坊能感染更多人，從製作過程中明白環保理念。

Something Never Die 的 **Alvin** 和阿藍現時各有正職，售賣手作只有微薄的利潤，回收牛仔褲後的清潔需要耗費更多水電，就算有正職的收入幫補都感到吃力。**Alvin** 指最大成本是時間，「當你花時間設計及製作，即同時代表放棄做另一些事情」，例如犧牲週末的時間製作更多作品於市集擺賣。但阿藍希望堅持下去，與更多人分享環保理念，「當有客人欣賞、稱讚自己的設計，會感到非常開心，值得花更多時間創作」。

發展前景仍是未知之數

NovelTees 的 **Evelyn** 表示，現時工作坊屬於「試水溫」階段，她指手工藝行業競爭多，要突圍而出，有一定的挑戰性。他們曾經在市集擺賣時，主動向客人介紹產品是 **Upcycling** 的概念，「客人第一個反應是『吓』，接著便會『同你計數』」，因他們知道回收廢物成本低，以為利潤很多，而且他們著重外觀多於製作理念，所以要提升作品的細緻度。

Something Never Die 表示，目前最希望找到店舖或工作室儲存完成品，「租金太貴，就算我們有全職收入都無法負擔」。由於現在未有穩定的客群，生意仍在開展中。他們認為大眾接受牛仔布產品的程度較高，所以暫不太擔心。現階段會多聆聽客人意見，摸索各類產品的製作方法，以質量取勝。

商業化助推廣環保

Something Never Die 指，**Upcycling** 在外國非常流行，反而香港最近才談及，證明這是有發展空間。**Alvin** 補充，日常生活所接觸的物料，可以透過創作擴大發展空間，「如不想就這樣送到堆填區，就應該延續它的生命」。

NovelTees 的 **Evelyn** 認為環保商業化可吸引更多人投身回收行業。她以台灣為例，當地社企和環保產業非常盛行，「其實事在人為而已」。

上山 奪寶 戰

雙腳 走出 香港

一個指南針、一張地圖，叢林間左穿右插、爭相到達控制點奪分，「定向運動」在香港早已有數十年歷史。最近香港代表隊於哈薩克舉行的亞洲定向錦標賽中創下佳績，取得10金12銀13銅，合共35枚獎牌，定向運動從不是鎂光燈的焦點，但有人獨愛不能棄，勢要走遍世界高山峽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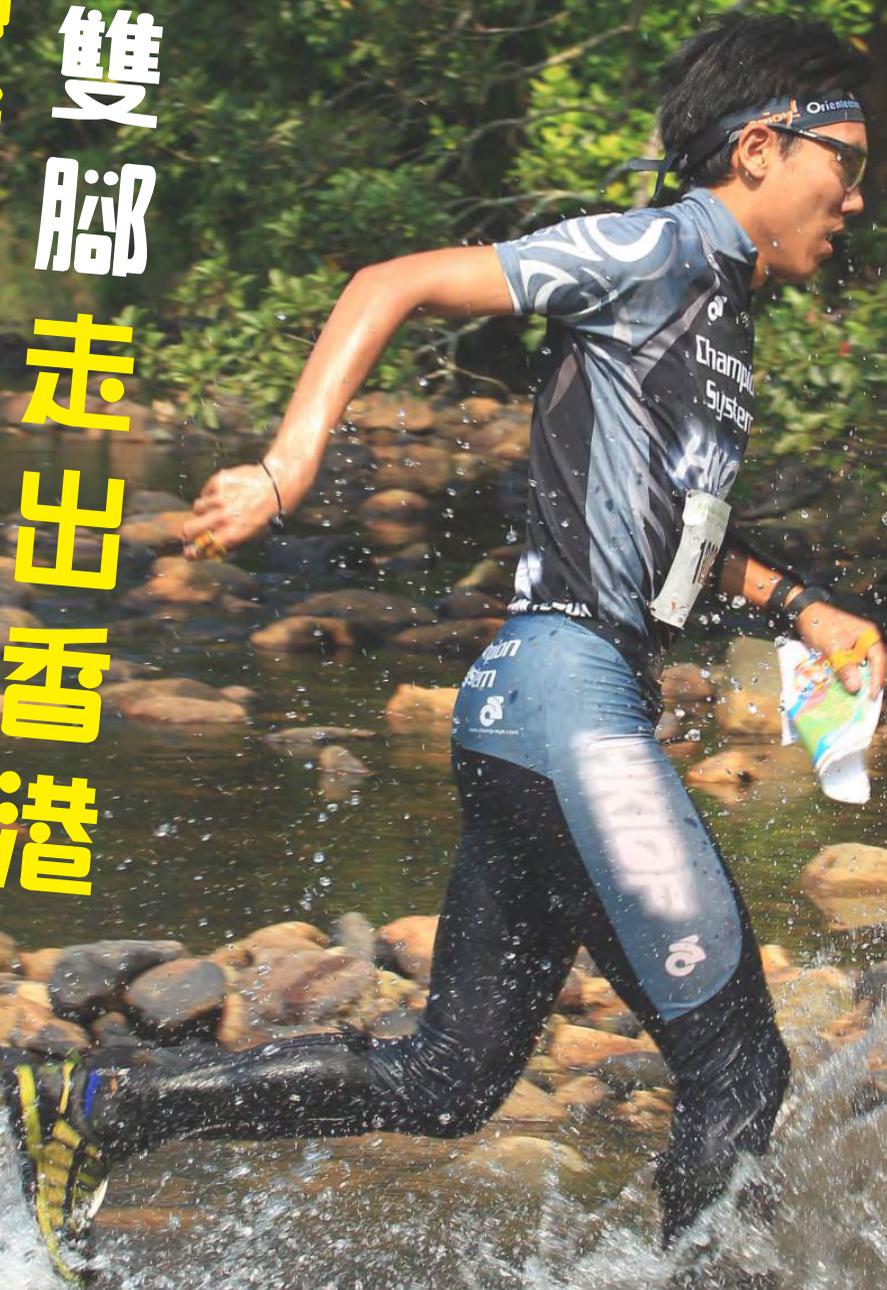




圖 1：每個運動員身上必有兩寶：「指南針」及「哨子」。(林嘉淇攝)
圖 2：運動員在比賽開始後才會收到定向地圖，增加了比賽難度。(林嘉淇攝)
圖 3：在定向比賽中，運動員需找出「控制點」方可獲勝。(林嘉淇攝)

定向要食腦 坊間定向非正統

大眾普遍認為定向只要跑得夠快便能勝出比賽，實際上定向比賽更講頭腦。定向比賽有短中長三種距離，每次比賽的地形都不一樣，故單獨比賽的運動員需靠自己「邊諗邊跑」，一邊「用腦」決定最快路線到達控制點，一邊「用腳」爭分奪秒地跑，才可勝出比賽。香港定向代表隊成員 Gerald 初時正是被這項鬥智鬥力的運動深深吸引，「個短途賽講求速度，中距離賽則講求技術，因有較多複雜地形如斜路沼澤，而長距離的賽程長，範圍大，選擇一條最快的路線到達控制點上很講技巧和經驗」，故此單靠速度不足以勝出，即使第一個出發，亦有可能包尾完成。

不過坊間舉辦的定向活動與國際賽不同，多以團體賽為主，前港隊代表、資深定向教練蔡偉傑直指部分違背了「定向」的原意。蔡指出定向比賽必須守著兩條「防線」，一是「要有地圖及指南針」，因定向由英文的 **orienteering** 翻譯而來，意指以地圖及指南針兩項工具探索未知領域，故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定向只講求速度，將等同跑步，失去定向本身的意義」。二則是講求「個人參與」，專業的定向比賽以一人為單位，訓練參賽者獨立判斷，然而，現時坊間定向活動多以團體賽為主失卻第二防線，蔡認為這是忽略了這項運動本來

的宗旨。

學業運動難抉擇 港運動員較輸蝕

作為業餘運動員的 Gerald 比賽時明辨方向，人生路上卻曾迷失，要仍在就學的他令他無法因出國參與定向比賽而放棄學業。「去年蘇格蘭舉辦了一場以數個著名城堡為賽區的定向比賽，我一看到便在賽事單張上「打星星」，希望親身參與。」學校雖支持他參與國際賽事，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在香港中文大學繼續修讀博士課程，「如果要我只顧運動員這個身份而忽視學生本份，我過不到自己」。

Gerald 曾經聽過指有外國全職運動員會特意早一年到達當地，視察環境地形，進行針對性練習，但香港定向代表隊內多為屬業餘運動員，他們往往需兼顧工作或學業，未能提早到達比賽場地參加由主辦單位舉行的賽前訓練，「很多時是即日到，即日比賽」。香港運動員因時差及不熟習當地地形的情况下，難以匹敵外國專業代表隊。

Gerald 補充，香港面積小之餘，地形單一，多是斜路及樹林，相對外國地方大、地形多種類，Gerald 指「香港運動員局限於本地訓練，面對賽區地形繁複的國際賽只會束手無策」，如果香港運動員要在國際賽爭取獎項，必須走出香港到其他國家進

行針對性練習，增強運動員處理不同地形的能力。

專業人手不足 學界零推廣

不只國際大型定向比賽，香港亦有定向總會或其他組織舉辦比賽，但協辦人手每每不足。由於定向地圖是比賽的關鍵，稍有少許出錯或需取消整場比賽，所以需由擁有專業資格的人士負責設計地圖。多次參與籌備工作的蔡偉傑認為，定向比賽缺乏協辦專業人手。即使香港定向總會偶爾會推出相關課程，但時間所限非人人能抽空參與。

蔡直言香港常規的體育課程甚少談及定向，相反中國內地及英國等地，定向是全國體育課程的一部分，可及早發掘及培訓有潛質的運動員。

定向是…？

定向是一項源自「尋寶」的運動項目，運動員需利用地圖和指南針，以最快時間準確找出主辦大會設置的「控制點」。運動主要分為兩種方式，一是「越野式」，參賽者需順序找出控制點，最短時間完成比賽；二是「奪分式」，在有限時間內找出最多的控制點，分數最高者獲勝，而香港的定向賽事則以「越野式」為主。

香港女棒， 十年終嘗一小勝

「In Out Field (內、外野) 分開練習」，「嗶嗶」的哨子聲響遍獅子山郊野公園的棒球場，教練雄渾的一聲令下，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隊員不敢有一絲怠慢，出盡全力揮棒擊球。



十年路漫漫，2014年是香港女子棒球代表隊成立的十週年，在11個有參與國際棒球賽事國家中，名列第9，「十年前玩的人唔多，組到18個已經好開心。」身為教練的香港棒球總會董事區穎良，憶述起隊伍的十年發展也是感慨良多。

十年終嘗一勝

43比0，是2006年第二屆世界盃女子棒球賽中最懸殊的比分，正是香港代表隊對日本隊的成績。區教練形容，「那次輸到『離行離迺』。」現職工程師的主力球員Air在當時賽事前受傷「斷腳」，只能夠擔當後援工作，她指即使沒有上場，完全能感受到香港與美國、日本、台灣等棒球強國的實力差距。那一年，香港隊6戰全敗；及後08和10年的賽事中，同樣未嘗一勝。

直到今年8月，香港隊終於在與荷蘭的賽事中以19比11取得歷史首勝。區教練認為是「整個香港女子棒球界的突破」未來希望可「打入四強」。

泥地掙扎 苦中求變

從社區推廣、培訓教練團隊，到開拓資源，代表隊一直在香港有限的生存空間中發展，連訓練場地也是不合格，「尺寸、鋪地草泥沒一樣合格，不是隨便鋪一些東西上去便可以，要留意沙泥的粗細、去水能力等」，區教練語帶無奈地要「袋住先」，「怎樣也要訓練，唯有降低要求。」

香港共有五個可用的棒球場，只

有藍田的晒草灣棒球場符合國際標準。「一個場裡面，有5、60個人練習，幾十個球滿通飛。」區表示，狹窄的訓練環境容易釀成意外，他期望政府可以發展多一個正規球場供訓練用。

特首梁振英月初「體育界無經濟貢獻」的言論，區教練感失望之餘，亦明白為什麼政府政策會漠視體育界的需要，「連當權者都覺得一件事如果是與金錢沒直接掛勾，就不用去推動。」他將「有雞定有蛋先」的問題帶到本港體育發展，「到底係有貢獻先應該有資源，抑或有資源先會有貢獻呢？」

女子棒球職業化

與大部分體育項目一樣，香港並沒有職業的女子棒球員。上至教練，下至球員，都有一份正職。「在外國，運動員可以是一份職業；而在香港，充其量是一樣興趣，或者課外活動。始終在家長眼中，讀書最重要。」現年22歲的球員阿芊即將在大學擔任教學助理，她曾三次停止玩棒球，分別是「中三會考和高考前」，「與日本不一樣，可以憑棒球升上大學。與家人商討，也協議了要以唸書為先，這是無法避免。」區教練指，球員一旦長時間中止訓練，「回來可以連球棒也不懂揮。」

阿芊希望，未來棒球可以成為「體育學院的菁英項目」，區教練則認為，現時女棒有年輕化趨勢，「大專生或以下的球員佔我們代表隊四成」，他提議政府可仿效日本，推廣體育項目

職業化，向組織球隊的企業提供稅務優惠，以提升香港各樣運動的水平。



■教練區穎良認為，以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條件，絕對有能力將各項體育項目職業化。(鄭子峰攝)



■球員阿芊表示，參與國際賽事擴展了球員的視野，能從中學習和進步。(鄭子峰攝)



■女子棒球代表隊的年青隊員在訓練前熱身。(鄭子峰攝)



■女子棒球代表隊球員正在訓練投球技巧。(鄭子峰攝)

註冊報紙一二四二號

第四十五卷 2014 — 15 年度 十二月號 第四期

督印人 李月蓮

顧問 黃天賜

總編輯 莊禮傑

副總編輯 黃靜薇 黃雅盈 黎明芝

網絡版主編 何寶儀 黃凱天 陳展希

美術總監 李慧筠 鄺慧敏

資料庫 陳浩暉 孫雷

公關及宣傳 文羨怡 李慧妍

發行 李雲

編輯 鄭秋玲 黃樂宜 黃雅婷 余庭瑋 葉考欣 黃凱天 陳家恩 文羨怡 陳哲 孫雷
施千蕪

記者 王丹麟 林美欣 羅世娟 梁銘恩 李 潼 區芷君 鄒詠詩 鄭子峰 張馨文 郭
雅揚 郭燕美 林嘉淇 林詠雪 劉卓瑩 李卓穎 李晟謙 廖欣楊 羅霈穎 麥智軒 潘希
橋 宋亮凝 湯澤洋 杜世安 黃芍淇 黃韻盈 趙雅婷

出版及承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出版及承印地址 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

電話 3411 7461

傳真 3411 5079

網址 <http://sanpoyan.journalism.hkbu.edu.hk>

社交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sanpoyanpage>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